

15

鲁迅全集

五

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第五卷說明

本卷包括《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

《偽自由書》是1933年1月至5月間所作的雜文集，共43篇，初版在1933年由上海青光書局出版。

《准風月談》是1933年6月至11月間所作的雜文集，共64篇，初版在1934年由上海興中書局出版。

《花邊文學》是1934年所作的雜文集，共61篇，初版在1936年由上海聯華書局出版。

這三本雜文集後來印行的各版，內容都和初版相同。在1938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和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偽自由書》編入第四卷；《准風月談》和《花邊文學》編入第五卷；1941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魯迅三十年集》時也都曾收入。

我們這次是依照作者親自編校過的版本，同時參照各篇最初發表時的報紙和雜誌，作了初步的校勘。卷末所附的注釋，在正文中以1、2、3……的號碼為標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七年三月

第五卷目录

伪自由書

前記.....	3
观斗.....	6
逃的辯护.....	8
崇实.....	10
电的利弊.....	12
航空救国三願.....	14
不通两种.....	16
【因此引起的通論】：“最通的”文艺 (王平陵).....	17
【通論的拆通】：官話而已.....	20
賭咒.....	22
战略关系.....	23
【备考】：奇文共賞(周敬儕).....	24
頌蕭.....	27
【又招恼了大主笔】：蕭伯納究竟不凡 (大晚报).....	28

【也不佩服大主笔】：前文的案語	31
对于战争的祈祷.....	33
从諷刺到幽默.....	35
从幽默到正經.....	37
王道詩話.....	39
伸冤.....	41
曲的解放.....	44
文学上的折扣.....	46
迎头經.....	48
“光明所到.....”.....	51
止哭文学.....	53
【备考】：提倡辣椒救国(王慈)	55
【硬要用辣椒止哭】：不要乱咬人(王慈)	56
【但到底是不行的】：这叫作愈出愈奇	58
“人話”.....	59
出卖灵魂的秘訣.....	61
文人無文.....	63
【备考】：恶癖(若谷)	64
【風涼話？】：第四种人(周木斋)	66
【乘凉】：两誤一不同	67
最艺术的国家.....	69
現代史.....	71
推背圖.....	73
《杀錯了人》异議.....	75

【备考】：杀错了人(曹聚仁)	76
中国人的生命圈.....	79
内外.....	81
透底.....	83
【来信】：(祝秀俠)	84
【回信】	86
“以夷制夷”.....	87
【跳踉】：“以华制华”(李家作)	89
【搖摆】：过而能改(傅紅蓼)	91
【只要几句】：案語	93
言論自由的界限.....	94
大觀園的人才.....	96
文章与題目.....	98
新藥.....	100
“多难之月”.....	102
不負責任的坦克車.....	104
从盛宣怀說到有理的压迫.....	106
王化.....	108
天上地下.....	110
保留.....	112
再談保留.....	114
“有名無实”的反駁.....	116
不求甚解.....	118
后記.....	120

淮風月談

前記	155
夜頌	158
推	160
二丑藝術	162
偶成	164
談蝙蝠	166
“抄靶子”	168
“吃白相飯”	170
華德保粹優劣論	172
華德焚書異同論	174
我談“墮民”	176
序的解放	178
別一個竊火者	180
智識過剩	182
詩和豫言	184
“推”的余談	186
查舊帳	188
晨涼漫記	190
中國的奇想	192
豪語的折扣	194
踢	196

“中国文壇的悲觀”	198
秋夜紀游	200
“揩油”	202
我們怎样教育兒童的?	204
为翻譯辯护	206
爬和撞	208
各种捐班	210
四庫全書珍本	212
新秋雜識	214
帮閑法發隱	216
登龍术拾遺	218
由聾而啞	220
新秋雜識(二)	222
男人的进化	224
同意和解釋	227
文牀秋夢	229
电影的教訓	231
关于翻譯(上)	233
关于翻譯(下)	236
新秋雜識(三)	239
礼	241
打听印象	243
吃教	245
喝茶	247

禁用和自造	249
看变戏法	251
双十怀古	253
重三感旧	258
“感旧”以后(上)	260
【备考】:《庄子》与《文选》(施蛰存)	262
“感旧”以后(下)	265
黄祸	268
冲	270
“滑稽”例解	272
外国也有	275
撲空	277
【备考】: 推荐者的立场(施蛰存)	280
【同上】:《撲空》正誤(丰之余)	282
【同上】: 突圍(施蛰存)	283
答“兼示”	286
【备考】: 致黎烈文先生書(施蛰存)	288
中国文与中国入	291
野兽訓練法	293
反芻	295
归厚	297
难得糊塗	299
古書中寻活字彙	301
“商定”文豪	303

青年与老子	305
后记	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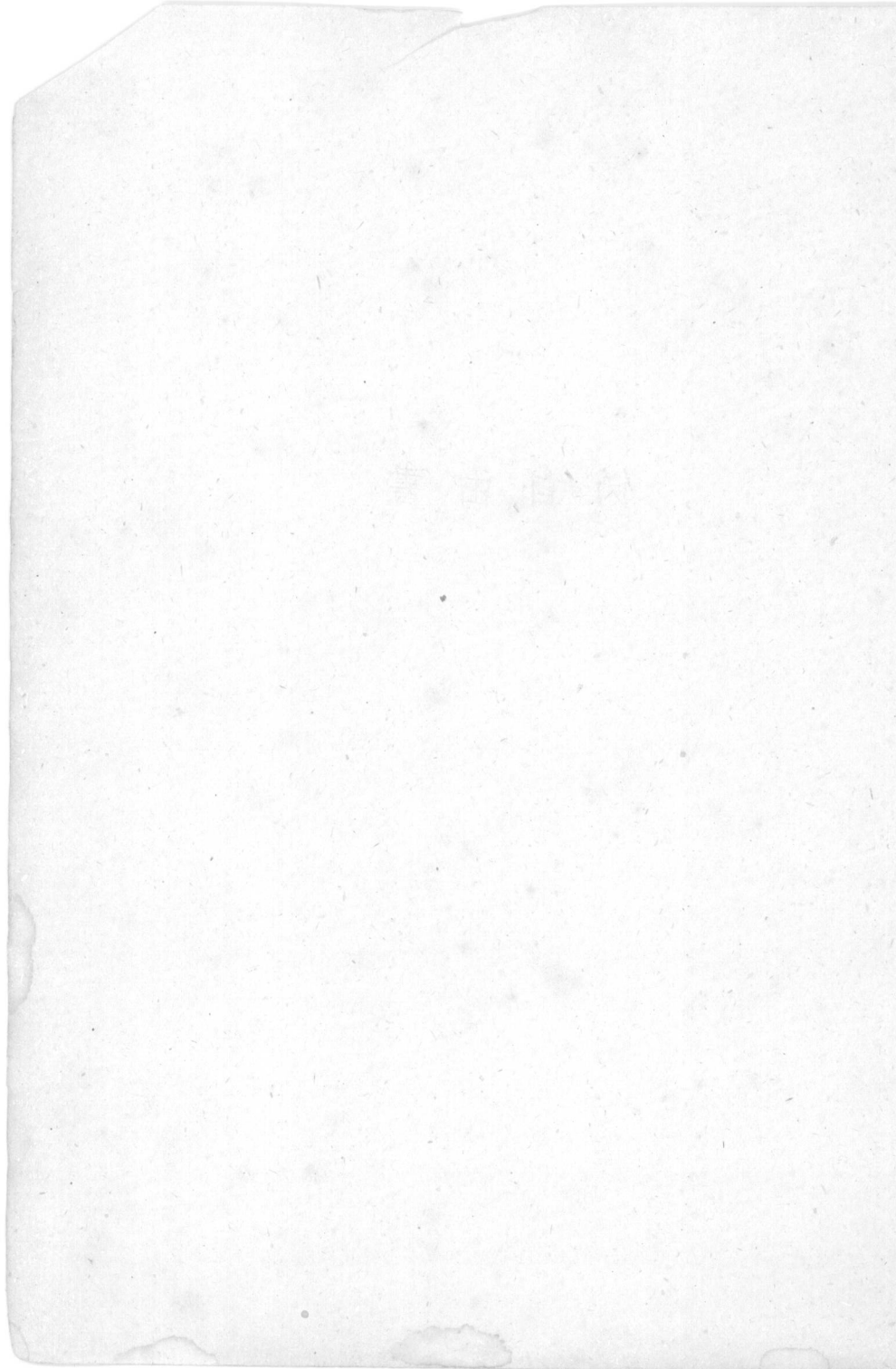
花边文学

序言	341
未来的光荣	344
女人未必多說谎	346
批評家的批評家	348
漫罵	350
“京派”与“海派”	352
北人与南人	354
《如此广州》讀后感	356
过年	358
运命	360
大小騙	362
“小童擋駕”	364
古人并不純厚	366
法会和歌剧	368
洋服的没落	370
朋友	372
清明时节	374
小品文的生机	376
刀“式”辯	378

化名新法	380
讀几本書	382
一思而行	384
推己及人	386
偶感	388
論秦理齋夫人事	390
“.....” “□□□□” 論補	392
誰在沒落?	394
倒提	396
【附录】：論“花边文学”(林默)	397
玩具	401
零食	403
“此生或彼生”	405
正是时候	406
論重譯	408
再論重譯	410
“徹底”的底子	412
知了世界	414
算賬	416
水性	418
玩笑只当宅玩笑(上)	420
【附录】：文公直給康伯度的信	422
【同上】：康伯度答文公直	423
玩笑只当宅玩笑(下)	425

做文章	427
看書瑣記	429
看書瑣記(二)	431
趋时和复古	433
安貧乐道法	435
奇怪	437
奇怪(二)	439
迎神和咬人	441
看書瑣記(三)	443
“大雪纷飞”	445
汉字和拉丁化	447
“莎士比亚”	450
商賈的批評	452
中秋二願	454
考場三醜	456
又是“莎士比亚”	458
点句的难	460
奇怪(三)	462
略論梅兰芳及其他(上)	464
略論梅兰芳及其他(下)	466
罵杀与捧杀	468
讀書忌	470
注釋	473

偽自由書



前 記

这一本小書里的，是从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为止的寄給《申报》上的《自由談》¹的杂感。

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里是怎样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罢，偶然遇見郁达夫先生²，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³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我就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

对于达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罢，我一向很迴避創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虽然他們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隱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有的也化为奸細，而在“創造”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創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談談；对于文学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

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这样的就熟識了，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我当然應該漫应曰可以。但应而至于“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从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过仍然沒有投稿。不久，听到了一个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为了忙于事务，連他夫人的臨墓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談》里看見一篇文章，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因为我向来的意見，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为更加勇猛，更無挂碍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这就是这本书里的第一篇《崇实》⁴；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家干，有时也用干或丁萌。

这些短評，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則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談》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話，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圖，假如是疮疽，則这圖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

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見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無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实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来承認的。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个；也就是別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了。自然，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总之，这种战术，是陈源教授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树人”开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經忘却了，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發于前⁵，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⁶，都是做着关于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于左翼文学者。此外为我所看見的还有好几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学家的笔战，是怎样的东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么关系。但另有几篇，是因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并存以便讀者的参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諱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緣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还是报館总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将那些都归在这一本里，其实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实来証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說得略早几天而已。是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

于上海寓廬，魯迅記。